

南  
北  
史  
合  
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八十九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九十一

北史一百三

突厥

鐵勒

突厥者其先居西海之右獨為部落蓋匈奴別種也姓阿史那氏後為隣國所破盡滅其族有一兒年十歲兵

人見其小不恐殺乃則足斷臂棄草澤中有北狼以肉  
餌之及長與狼交遂有孕彼王聞此兒尚在重遣殺之  
使者見在狼側并欲殺狼時若有神物投狼於西海之  
東落高昌國西北山山有洞穴穴內有平壤茂草周迴  
數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子十男長後各為  
一姓阿史那其一最賢遂為君長故牙門建狼頭纛示  
不忘本也漸至數百家經數世有阿賢設者率部落出  
穴臣於柔然至大業護種類漸強當魏末有伊利可汗

以兵擊鐵勒大敗之降五萬餘家遂求婚柔然主其主  
阿那環大怒遣使罵之伊利斬其使率衆襲柔然破之  
卒弟阿逸可汗立又破柔然病且卒捨其子攝圖立其  
弟族叔稱木杆可汗或云突厥本平涼雜胡姓阿史那  
氏魏太武滅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柔然世居金  
山之陽為柔然鐵工金山形似兜鍪號兜鍪突厥突厥  
因以為號又曰突厥之先出於索國在匈奴北其部落  
大人曰阿謗步兄弟七十人其一曰伊質泥師都狼所

生也阿謗步等性并愚癡國遂被滅泥師都既別感異  
氣能徵召風雨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一孕而生  
四男一變為白鴻一國於阿輔水劍水之間號為契骨  
一國於處折水一居跋斯處折施山即其大兒也山上  
仍有阿謗步種類並多寒露大兒為出火溫養之咸得  
全濟遂共奉大兒為主號為突厥即納都六設也都六  
有十妻所生子皆以母族為姓阿史那其小妻子也都  
六死十母子內欲擇立一人乃共約於大樹下曰向樹

跳躍能最高者即推立之那史阿子年幼跳最高遂奉  
為主號阿賢設此說雖殊終狼種也其後曰土門部落  
稍盛始至塞上市縉絮願通中國西魏大統十一年周  
文遣酒泉胡安諾槃陀使焉其國皆相慶曰今大國使  
至我國將興乎十二年土門遣使獻方物時鐵勒將伐  
柔然土門率所部邀擊破之盡降其衆五萬餘土門恃  
其強盛求婚柔然其主阿那瓌大怒使人詈辱之曰爾  
是我鍛奴何敢發是言土門亦怒殺其使遂與絕求婚

於魏周文許之十七年六月以魏長樂公主妻之是歲  
魏文帝崩土門遣使來吊贈馬二百匹廢帝元年正月  
土門發兵擊柔然大破之於懷荒北阿那瓌自殺其子  
菴羅辰奔齊餘衆復立阿那瓌叔父鄧叔子為主土門  
遂自號伊利可汗猶古單于號其妻為可賀敦猶古闕  
氏亦與齊通使往來土門卒子科羅立科羅號一息記  
可汗又破叔子於沃野北木賴山且卒捨其子攝圖立  
其弟俟斤是為木杆可汗俟斤一名燕都狀貌奇異面

廣尺餘其色赤甚眼若琉璃性剛暴勇而多知務於征  
伐乃率兵擊鄧叔子破之叔子以其餘燼奔西魏侯斤  
又西破嚙噠東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諸國其地  
東自遼海以西西至西海萬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  
海五六千里皆屬焉抗衡中國後與魏伐齊至并州其  
俗被髮左衽窮廬羶帳隨逐水草遷徙以畜牧射獵為  
事食肉飲酪身衣裘褐賤老貴壯寡廉恥無禮義猶古  
匈奴其主初立近侍重臣等與之以羶隨日轉九迴每



回臣下皆拜拜訖乃扶令乘馬以帛絞其頸使纒不至絕然後釋而急問之曰你能作幾年可汗其主神情瞶亂不能詳定多少臣下等隨其所言以驗修短之數大官有葉護次特勒次俟利發次吐毛發及餘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為之兵器有角弓鳴鏑甲稍刀劍佩飾則兼有伏突旗纛之上施金狼頭侍衛之士謂之附離夏言亦狼也蓋本狼生志不忘舊善騎射性殘忍無文字其發徵兵馬及科稅雜畜刻木為數并一金鏃箭蠟封

印之以為信契候月將滿轉為寇抄其刑法反叛殺人及姦人之婦盜馬絆者皆死淫者割勢而腰斬之姦人女者重責財物即以女妻之鬪傷人者隨輕重輸物傷目者償以女無女則輸婦財折支體者輸馬盜馬及雜物者各十餘倍徵之死者停屍於帳子孫及親屬男女各殺羊馬陳帳前祭之遶帳走馬七匝詣帳門以刀劈面且哭血淚交流如此者七度乃止擇日取亡者所乘馬及經服用之物并屍俱焚之收其餘灰待時而葬春

夏死者候草黃落秋冬死者候華茂然後坎而瘞之葬日親屬設祭及走馬務面如初死之儀表為塋立屋中圖畫死者形像及其生時所戰陣狀常殺一人則立一石有至千百者又以所祭之羊馬頭盡懸於標上是日也男女咸盛服飾會於葬所男有悅女者歸即遣人聘問其父母多不違也父兄伯叔死子弟及侄等妻其後母世叔母及嫂唯尊者不得下淫移徙無常而各有地分可汗恒處于都斤山牙帳東開蓋敬日所出也每歲

率諸貴人祭其先窟又以五月終旬集他人水拜祭天神於都斤西五百里有高山迤出上無草樹謂為勃登凝梨夏言地神也其書字類胡不知年歷唯以草青為記男子好擣菹女子踏鞠飲馬酪取醉歌呼相對敬鬼神信巫重兵死恥病終大抵與匈奴同俗俟斤部衆既盛乃遣使請誅郡叔子等周文許之收叔子已下千人付其使者殺之於青門外三年俟斤襲擊吐谷渾破之周明帝二年俟斤遣使來獻保定三年又遣三輩貢其

方物時與齊人交爭戎車歲動故結為外援初恭帝時侯斤許進女於周文契未定而周文殂尋侯斤又以他女許武帝未及結納齊人亦遣求婚侯斤貪其幣厚將悔之至是武帝詔遣涼州刺史楊薦武伯王慶等往結之慶等至諭以信義侯斤遂絕齊使而定婚仍請舉國東伐詔隋公楊忠率衆一萬與突厥伐齊忠軍渡涇嶺侯斤率騎十萬來會明年正月攻齊主於晉陽不克侯斤縱兵大掠而還忠還言於武帝曰突厥甲兵惡賞罰

輕首領多而無法令由比者使人妄道其強盛欲令國  
家厚其使者身往重取其報朝廷受其虛言將士望風  
畏懼然虜態詐健實易與耳前後使人皆可斬也武帝  
不納是歲侯斤復遣使來獻更請東伐詔楊忠率兵出  
沃野晉公護趣洛陽應之會護戰不利侯斤引還五年  
詔陳公純大司徒宇文貴神武公竇毅南安公楊荐往  
逆女天和二年侯斤又遣使來獻陳公純等至侯斤復  
貳于齊會有雷風變乃許純等以后歸四年又遣使貢

獻俟斤卒復捨其子大邈便而立其弟是為他鉢可汗  
他鉢以攝圖為爾伏可汗統其東面又以其弟褥但可  
汗為步離可汗居西方自俟斤以來其國富強有凌轢  
中夏志朝廷歲給繒絮錦絳十萬段突厥在京師者又  
待以優禮衣錦食肉常千數齊人懼其寇掠亦傾府藏  
給之他鉢彌驕傲乃令其徒屬曰但使我在南兩兒孝  
順何憂無物齊有沙門惠琳掠入突厥中因謂他鉢曰  
齊國富強皆為有佛法遂說以因緣果報之理他鉢聞

而信之建一伽藍遣使聘齊求淨名涅槃華嚴等經  
北齊書曰後主命劉世清作突厥語翻涅槃經以遺  
可汗勅中書侍郎李德林為其序世清代人周慎謹  
密仕齊為侍中開府儀同三司

并十誦律他鉢亦躬自齋戒逃塔行道恨不生內地建  
德二年他鉢遣使獻馬及齊滅齊定州刺史范陽王高  
紹義自馬邑奔之他鉢立紹義為齊帝召集所部言為  
復讐宣政元年四月他鉢入寇幽州柱國劉雄拒戰兵



敗死之武帝親總六軍將北伐會帝崩乃班師是冬他鉢復寇邊圍酒泉大掠而去大象元年他鉢復請和親宣帝策趙王招女為千金公主嫁之并遣執紹義送闕他鉢不許仍寇并州二年始遣使奉獻且迎公主而紹義尚留不遣帝又令賀若誼往諭之始送紹義他鉢病且卒謂其子菴邏曰吾聞親莫過於父子吾兄不親其子委位於我我死汝當避大邏便

他鉢有宋穆之風周武帝不如也

及卒國中將立大邏便以其母賤衆不服菴邏實貴突厥素重之攝圖最後至謂國中曰若立菴邏我當率兄弟事之如立大邏使我必守境利刃長矛以相待攝圖長且雄國人莫敢拒竟立菴邏為嗣大邏便不得立心不服菴邏每遣人詈辱之菴邏不能制因以圖謀攝圖國中相與議曰四可汗子攝圖最賢因迎立之號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一號沙鉢略居都斤山菴邏降居獨洛水稱第三可汗大邏便乃謂沙鉢略曰我與

爾俱可汗子各承父後爾今極尊我獨無位何也沙鉢  
略患之以為阿波可汗還領所部沙鉢略勇而得衆北  
夷皆歸附隋文帝受禪待之甚薄北夷大怨會營州刺  
史高寶寧作亂沙鉢略與合軍攻陷臨渝鎮帝敕緣邊  
修保鄣峻長城備之沙鉢略妻周千金公主

千金公主事愚已另傳之矣入烈女

傷宗祀絕滅言於沙鉢略由是悉衆來寇控弦士四十  
萬帝令柱國馮昱屯乙弗泊蘭州總管叱李長义守臨

洸上柱國李崇屯幽州達奚長孺據周槃皆為虜敗於  
是縱兵自木峽石門兩道來寇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  
郡弘化延安六畜咸盡天子震怒下詔曰往者周齊抗  
衡分割諸夏突厥之虜俱通二國周人恐齊好深齊氏  
懼周交厚各謂虜意輕重國遂安危竭生靈之力供其  
來往傾府庫之財棄於沙漠華夏之地實為勞擾朕愍  
臣下之勞除既往之弊

隋書有曰以為厚斂兆庶多惠豺狼未嘗感恩須而

為賊違天地之心非帝王之道節之以禮不為虛費  
回入賊之物加以賜將士息在路之民務於耕織凶醜  
愚闇未知深旨將大定之日比戰國之時乘昔世之驕  
結今時之恨近者盡其巢窟俱犯北邊偏師摧剪遽已  
奔北應弦染鏑過半不歸且彼渠帥其數凡五昆季爭  
長父叔相猜世行暴虐家法殘忍東夷諸國盡挾私讐  
西戎羣長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骨之徒切齒磨牙常  
伺其後違頭前攻酒泉其後于闐波斯揖怛三國一時

即叛沙鉢略近趣周槃其部內薄孤東統羅尋亦翻動  
往年利稽察大為高麗鞞鞬所破沙叱設又為統支可  
汗所殺與其為隣皆願誅勦部落之下盡異純民千種  
萬類仇敵怨偶泣血拊心銜悲積恨圓首方足皆人類  
也有一於此更切朕懷彼地咎徵祇作年將一紀獸為  
人語人作神言道其國亡訖而不見每冬電震觸地火  
生種種資給惟藉水草去歲四時竟無雨雪川枯蝗暴  
卉木焚盡飢疫死亡人畜相半舊居之所赤地無依遷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八十九

徙漠南偷存晷刻斯益上天所忿驅就齊斧故選將練  
兵羸糧聚甲義士奮發壯夫肆憤願取名王之首思捷  
單于之背此則王恢所說其猶射癘何敵能當何遠不  
克但皇王舊迹北止幽都荒遐之表文軌所棄得其地  
不可居得其人不忍殺無勞兵革遠規溟海

隋書曰諸將今行義兼含育有降者納有違者死異  
域殊方被其擁抑放聽復舊廣聞邊境嚴治關塞使  
其不敢南望永服威刑卧鼓息烽暫勞終逸制御夷

狄義在斯乎何用侍子之朝寧假渭橋之拜

普告海內知朕意焉於是河間王弘上柱國豆盧勣竇  
榮定左僕射高頴右僕射虞慶則並為元帥出塞擊之  
沙鉢略率阿波貪汗二可汗來拒戰皆敗走時虜飢不  
能食粉骨為糧又多災疫死者極衆既而沙鉢畧以阿  
波驍悍忌之因其先歸襲擊其部大破之殺阿波母阿  
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可汗達頭者名玷厥沙鉢畧從  
父舊為西面可汗既而大怒遣阿波率兵而東其部落



歸之者將十萬騎遂與沙鉢略相攻又有貪汗可汗素睦於阿波沙鉢畧奪其衆廢之貪汗亡奔達頭沙鉢畧從弟地勤察別統部落與沙鉢畧有隙復以衆叛歸阿波連兵不已各遣詣闕請和求援帝皆不許會千金公主上書請為一子例帝遣開府徐平和使于沙鉢畧晉王廣時鎮并州請因其繫乘之帝不許沙鉢畧遣使致書曰辰年九月十日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使人開府

徐平和至辱告言語具聞也皇帝是婦父即是翁此是  
女夫即是兒兩境雖殊情義是一今重疊親舊子子孫  
孫乃是萬世不斷上天為證終不違負此國所有羊馬  
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繒絲都是此物文帝報書曰大隋  
天子遺書大突厥伊利俱盧設莫何沙鉢略可汗得書  
知大有好心既是沙鉢略婦翁今日看沙鉢略共兒子  
不異既以親舊厚意常使之外今特別遣大臣虞慶則  
往彼看女復看沙鉢略也沙鉢略陳兵列其寶物坐見

慶則稱病不能起且曰我伯父以來不向人拜慶則及長孫晟說喻之攝圖屈乃頓顙跪受璽書以戴於首既而大慙其羣下因相聚慟哭慶則又遣稱臣沙鉢略謂其屬曰何名為臣答曰隋國臣猶此稱奴沙鉢略曰得作大隋天子奴虞僕射之力也贈慶則馬千匹并以從妹妻之時沙鉢略既為達頭所困又東畏契丹遣使告急請將部落寄居白道川內詔許之晉王廣以兵援之賜以衣食車服鼓吹沙鉢略因西擊阿波破擒之而阿

拔國部落乘虛掠其妻子官軍為擊阿拔敗之所獲悉  
與沙鉢略沙鉢略大喜乃立約以磧為界因上表曰大  
突厥伊利俱盧設始波羅莫何可汗臣攝圖言大使尚  
書右僕射虞慶則至伏奉詔書兼宣慈旨恩信之著愈  
久愈明突厥自天置以來五十餘載保有沙漠地過萬  
里士馬億數恒力兼戎夷抗禮華夏頃者氣候清和風  
雲順遂意以華夏其有大聖生焉伏惟大隋皇帝真皇  
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便感慕淳風歸心有

道雖復南瞻魏闕山川悠遠北面之禮不敢廢失當令侍子入朝神馬歲貢朝夕恭承惟命是視謹遣第七兒臣密合真等奉衣以聞文帝下詔曰沙鉢略往雖與和猶是二國今作君臣便成一體已敕有司肅告郊廟宜傳播天下咸使知聞自是詔答諸事並不稱其名以異之賜其妻周千金公主姓楊緡之屬籍改封大義公主策拜密合真為柱國封安國公宴於內殿引見皇后賞勞甚厚沙鉢略大悅歲時貢獻不絕七年正月沙鉢略

遣其子入貢方物因請獵於恒代間詔許之仍遣使人  
賜其酒食沙鉢累率部落再拜受賜沙鉢略一日手殺  
鹿十八頭齋尾首以獻還至紫河鎮其牙帳為火所焚  
沙鉢略惡之月餘卒帝廢朝三日遣太常弔祭贈物五  
千段初攝圖以其子雍虞閭性悞遺令立其弟葉護處  
羅侯雍虞閭乃遣使迎立之處羅侯曰我突厥自木杆  
可汗來多以弟代兄以庶奪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  
汝當嗣位我不憚拜汝雍虞閭又遣使謂處羅侯曰叔

與我父共根連體我是枝葉寧有我作主令根本反同  
枝葉

隋書曰又亡父之命其可廢乎

願叔勿疑相讓者五六處羅侯竟立是為葉護遣使上  
表言狀帝賜之鼓吹幡旗處羅侯長頤僕背眉目疎朗  
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征阿波敵人謂隋兵助之  
多來降附遂擒阿波已上書請阿波死生帝下其議左  
僕射高頴曰骨肉相殘教之靈也宜存養以示寬大帝

曰善頰因奉觴進曰自軒轅以來獯粥多為邊患今遠窮北海皆為臣妾此之盛事振古未聞臣敢再拜上壽後處羅侯又西征中流矢卒其衆奉雍虞間為主是為頡伽施多那都監可汗雍虞間遣使詣闕賜物二千段每歲遣使朝貢時有流入楊欽亡入突厥中諺云彭國公劉昶與宇文氏謀叛令大義公主發兵擾邊都監忌欽以聞并貢布魚膠其弟欽羽設部落強盛都監忌而擊之斬於陣其年遣其母弟禱但特勒獻于闐玉杖



帝拜褥但為柱國康國公明年突厥部落大人相率遣使貢馬萬匹羊二萬口駝牛各五百頭尋遣請緣邊置市與中國貿易詔許之平陳後帝以陳叔寶屏風賜大義公主主書屏風為詩叙陳亡自寄帝聞惡之禮賜益薄時沙鉢子曰染干號突利可汗遣使求婚乃誘突利諧公主于都藍由是發怒遂殺主于帳都藍與突利有隙數相征伐帝和解之各引兵去十七年突利遣使來迎女帝舍之太常教習六禮妻以宗女義安公主帝欲

離間北狄故特厚其禮遣牛弘蘇威斛律孝卿相繼為使突厥前後遣使入朝三百七十輩突利本居北方以尚主故南徙度斤舊鎮錫賚優厚雍虞閭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朝貢遂絕數為邊患十八年詔蜀王秀出靈州道擊之明年又遣漢王諒為元帥左僕射高頴率將軍王察上柱國趙仲卿並出朔州道右僕射楊素率柱國李徹韓僧壽出靈州柱國燕榮出幽州以擊之雍虞閭與玷厥舉兵攻染干盡殺其兄弟子女遂渡

河入蔚州染干夜以五騎與隋使長孫晟歸朝帝令染干與雍虞閭使者因頭特勒相辯詰染干辭直乃厚待之雍虞閭弟都速六棄其妻子與突厥歸朝帝嘉之敕染干與都速六擐捕稍稍輸以寶物用慰其心六月高頻揚素擊玷厥大破之拜染干為意利珍豆啓民可汗華言意智健也啓民表謝帝命於朔州築大利城居之時義安公主已卒帝復以宗女義成公主妻之部落歸者甚衆雍虞閭又擊之帝復令入塞雍虞閭侵掠不已

遂遷於河南夏勝二州間發徒掘塹數百里東西拒河  
盡為啓民畜牧地於是遣越國公楊素出靈州行軍總  
管韓僧壽出慶州太平公史萬歲出燕州大將軍姚辯  
出河州以擊都藍師未出塞而都藍為麾下所殺達頭  
自立為步迦可汗國大亂遣太平公史萬歲出朔州擊  
之遇達頭於大斤山虜不戰遁尋遣其弟子侯利伐從  
磧東攻啓民帝又發兵助啓民守要路侯利伐退走入  
磧啓民上表謝曰大隋聖人莫緣可汗

觀此隋文已有莫緣可汗之稱不自唐太宗天可汗始也但史不載此號何起未免缺略

憐養百姓諸姓蒙恩赤心歸服或南入長城或住白道  
人民羊馬徧滿山谷染干如枯木重起枝葉枯骨重生  
皮肉千世萬世長與大隋典羊馬也仁壽元年代州總  
管韓洪為虜敗於恒安詔楊素為雲州道行軍元帥率  
啓民北征斛薛等諸姓初附啓民至是叛素軍河北逢  
突厥阿勿思力俟斤等南渡掠啓民男女雜畜而去素

率上大將軍梁默追之大破俟斤悉得民畜歸啓民素  
又遣柱國張定和領軍大將軍劉昇別路邀擊並多斬  
獲而還兵既渡河賊復掠啓民部落素率驃騎范貴奮  
擊於窟結谷東南復破之是歲泥利可汗及葉護俱為  
鐵勒所敗步迦尋亦大亂奚霫五部內徙步迦奔吐谷  
渾啓民遂有其衆歲遣使朝貢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  
啓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前後獻馬三千匹帝大悅  
賜帛萬三千段啓民及主上表曰已前聖人先帝莫緣

可汗存日憐臣賜臣安義公主種種無少短臣種末為  
聖人先帝憐養臣兄弟妬惡相攻殺臣臣當時無處去  
向上者只見天下者只見地實憶聖人先帝言語投命  
去來聖人先帝見臣大憐臣死命養活勝於往前遣臣  
作大可汗坐著也突厥百姓死者以外還聚集作百姓  
也至尊今還如聖人先帝於天下四方坐也還養活臣  
及突厥百姓實無少短臣今非是舊日邊地突厥可汗  
臣即至尊臣民至尊憐臣乞依大國服飾法用一同華

夏帝下其議

隋書音樂志曰時大陳文物染干朝見慕之請襲衣  
冠帝大悅謂牛弘等曰漢制初成方知天子之貴今  
衣冠大備足致單于解辮此卿等功也賜弘等帛有  
差

公卿請依所奏帝以為不可乃詔曰君子教人不求變  
俗咸安其性各尚所宜何必化諸削衽庶以長纓仍置  
書答啓民以為殫北未靜猶復征戰但使存心孝順何



必改服帝法駕御千人大帳享啓民及其部落酋長三千五百人賜物二千段其下冬有差

隋書音樂志曰突厥染干來朝煬帝欲誇之總四方散樂大集東都初於芳華苑積翠池側帝帷宮女觀之有舍利獸來戲於場內須臾跳躍激水滿衢龜鼈龜鼈水人蟲魚徧覆於地又有大鯨魚噴霧翳日倏忽化成黃龍長七八丈聳踊而出名曰黃龍變又以繩繫兩柱相去十丈遣二倡女對舞繩上相逢切有

而過歌舞不輟又為夏育扛鼎取車輪石曰大甕器  
等各於掌上跳弄之又二人戴竿其上有舞者忽然  
騰透而換易之又有神鼈負山幻人吐火千變萬化  
曠古莫儔染干大駭之

復下詔褒寵之賜路車乘馬鼓吹旂旗贊拜不名位在  
諸侯王上帝親巡雲中沂金河而東北幸啓民所居啓  
民奉觴上壽跪伏甚恭帝大悅賦詩曰鹿塞鴻旗駐龍  
庭翠輦回羶帳望風舉穹廬向日開呼韓頓額至屠耆

接踵來索辦擊羶肉韋韞獻酒盃何如漢天子空上單  
于臺帝賜啓民及主金甕各一及衣服被褥錦綵特勒  
以下各有差先是高麗私通使啓民所啓民不敢隱境  
外交是日持高麗使見敕令牛弘宣旨曰朕以啓民誠  
心奉國故親至其所明年當往涿郡爾回日語高麗王  
宜早來朝

隋書曰存育之理當同啓民如或不朝必將啓民巡  
行彼土

使人甚懼乃扈從入塞至定襄詔令歸蕃明年朝東都  
禮賜甚厚

隋書音樂志曰大業六年突厥啓明及諸國主來朝  
於天津街盛陳百戲海內奇伎無不畢萃崇侈器玩  
盛飾衣服營費巨萬關西以安德王雄主之東都以  
齊王暕主之金石匏革聲聞數十里大列炬火光燭  
天地百戲之盛振古莫比

是歲疾終帝廢朝三日其子土吉立是為始畢可汗表

續尚公主詔從其俗十一年來朝東都其年車駕避暑汾陽宮八月始畢有怨於隋率其種落入寇圍帝於雁門援兵至始畢引去朝貢遂絕明年復寇馬邑大唐高祖時為唐公擊走之隋末亂離中國人歸之者無數遂大強盛迎蕭后至於定襄薛舉竇建德王世充劉武周梁師都李軌高開道之徒雖僭尊號皆稱臣受其可汗號使者往來相望於道西突厥者木杆可汗之子大邏便也與沙鉢略有隙因分為二漸以強盛東拒都斤西

至龜茲鐵勒伊吾及西域諸胡悉附之大邏便為處邏  
所執其國立鞅素特勒之子是為泥利可汗卒子達漫  
立號泥振處邏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國人生達漫而泥  
利卒向氏又嫁其弟婆實特勒開皇末婆實共向氏入  
朝遇達頭亂遂留京師每舍之鴻臚寺處邏可汗居無  
恒處然多在烏孫故地復立二小可汗分統所部一在  
石國北以制諸胡國一居龜茲北其弟名應婆官有俟  
發聞洪達以評議國事自餘與東國同每五月八月相

聚祭神歲使重臣向其先世所居之窟致祭當大業初處邏可汗撫御無道其國多叛與鐵勒屢相攻大為鐵勒所敗時黃門侍郎裴矩在燉煌引致西域聞其國亂復知處邏思其母氏因奏之煬帝遣司朝謁者崔君肅齋書慰喻處邏甚踞受詔不肯起君肅謂處邏曰突厥本一國中分為二自相仇敵所以每歲交兵積十年莫能相滅者明知啓民與處邏國其勢敵耳今啓民舉其部落兵且百萬入臣天子甚有丹誠若知其故乎蓋緣

切恨可汗不能獨制故卑事天子以借漢兵連二大國  
欲滅可汗耳百官兆庶咸請許之天子弗違師出有日  
矣顧可汗母向氏本中國人往歸京師處於賓館聞天  
子詔懼可汗之滅旦夕守闕哭甚悲天子憐之因為輟  
策向夫人又匍匐謝罪固請發使名可汗令內屬同啓  
民天子從之故遣使到此可汗若稱藩拜詔國乃永安  
而母得延壽不然者則向夫人為誑天子必當加誅傳  
首虜庭發大隋之兵濱北蕃之衆左提右挈以擊可汗



死亡無日矣奈何惜兩拜之禮勸慈母之命恠一言稱  
臣喪匈奴之國也處邏聞之瞿然以起流涕再拜跪受  
詔書君肅又說處邏曰啓民內附先帝嘉之賞賜極厚  
致兵強國富今可汗後附與之爭寵須深結天子自表  
至誠既以遠道未得朝覲宜立一功以明臣節處邏曰  
如何君肅曰吐谷渾者啓民少子莫賀咄設之母家也  
今天子又以義成公主妻啓民啓民畏天子之威今與  
之絕吐谷渾亦因憾漢職貢不脩可汗若請誅之天子

必許漢擊其內可汗攻其外破之必矣然後身自入朝  
道路無阻因見老母不亦可乎處邏大喜遂遣使朝貢  
帝將西狩六年遣侍御史韋節召處邏令與車駕會於  
大斗拔谷其國人不從處邏謝使者辭以他故帝大怒  
無如之何適其酋長射匱遣使來求婚裴矩奏曰處邏  
不朝恃强大耳計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即易制也射匱  
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世為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  
職附隸於處邏故遣使結援願厚禮其使拜為大可汗

則突厥勢分兩矣帝曰公言是也因遣矩朝夕至館微  
諷諭之帝於仁風殿召其使者言處邏不順之意稱射  
匱有好心吾將立為大可汗令發兵誅處邏然後為婚  
娶取桃竹白羽箭一枚以賜射匱因謂之曰此事宜速  
疾如箭也使後者反路經處邏處邏愛其箭將留之使者  
譎而得免射匱聞而大喜興兵襲處邏處邏大敗棄妻  
子將左右數千騎東走在路又被劫掠遁於高昌東保  
時羅漫山高昌王麴伯雅上狀帝遣裴矩將向氏親要

左右馳至玉門關晉昌城遣向氏使詣處遜所論朝廷  
弘養之義丁寧曉諭之遂入朝然每有怏怏之色以七  
年冬處遜朝於臨朔宮帝享之處遜稽首謝曰臣摠西  
面諸蕃參見遲晚罪責極深臣心悚懼不能盡道帝曰  
往與突厥逆相侵擾不得安居今四海既清與一家無  
異朕皆欲存養使遂性靈譬如上天只有一日照臨莫  
不寧帖若有兩三日萬物何以得安比者亦知處遜摠  
攝事繁不得早來相見今見處遜豁然歡喜處遜亦當

豁然不煩在意明年元會處邏上壽曰自天以下地以  
上日月所照唯有聖人可汗今是大日願聖人可汗千  
歲萬歲常如今日詔留其羸弱萬餘口令其弟達度門  
牧畜會寧郡處邏從征高麗號為曷薩那可汗賞賜甚  
厚十年正月以信義公主嫁之賜錦綵袍千具綵萬段  
帝將復其故地以遼東之役未遑也每從行幸江都之  
亂隨宇文化及至河北化及將敗奔歸京師為北蕃突  
厥所害

鐵勒之先本匈奴苗裔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依山據  
谷往往不絕獨洛河北有僕骨同羅韋紇拔也古覆羅  
並號侯斤蒙陳吐如紇斯結渾斛薛等諸姓勝兵可二  
萬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則有契弊薄落職乙啞  
蘇婆那曷烏護紇骨也啞於尼護等勝兵可二萬金山  
西南有薛延陀啞勒兒十槃達契等一萬餘兵康國北  
傍阿得水則有阿啞曷截撥忽比干具海曷比悉何崟  
蘇拔也末渴達等有三萬許兵得窺海東西有蘇路羯

三索咽笈促薩忽等諸姓八千餘拂東蘇則有思屈阿  
蘭北褥九離伏嗚昏等近二萬人北海南則都波等雖  
姓氏各別摠謂為鐵勒並為君長分屬東西兩突厥居  
無恒所隨水草流移人性凶惡善於騎射貪婪尤甚以  
寇掠為生近西邊頗為藝植多牛而少馬自突厥有國  
東西征討皆資其用以制北荒開皇末晉王廣北征納  
啓民破步迦可汗鐵勒於是分散大業元年突厥處邏  
可汗擊鐵勒諸部厚稅斂其物又猜忌薛延陀等恐為

變遂集其魁帥數百人盡誅之由是一時叛共拒處邏  
立俟利發俟斤契弊歌楞為易勿真莫何可汗居貪汗  
山復立薛延陀內俟斤子也啞為小可汗處邏可汗既  
敗莫何可汗始大莫何勇毅絕倫甚得衆心為隣國所  
憚伊吾高昌焉耆諸國悉附之其俗太抵與突厥同惟  
丈夫婚畢便就妻家待產乳男女然後歸舍死者埋殯  
之此其異也大業三年遣使貢方物自是不絕

論曰四夷為中國患久矣北狄尤甚種落實繁迭雄邊



塞年代遐邇非一時也五帝之世則獯鬻三代則獫狁  
兩漢則匈奴當塗典午則烏丸鮮卑後魏及周則柔然  
突厥此其首豪相繼互為君長者也皆以畜牧為業侵  
掠為資倏來忽往雲飛鳥集知謀之士議和親於廟堂  
折衝之臣論奮擊於塞垣然事無恒規權無定勢親疎  
因其強弱服叛在其盛衰衰則款塞頓顙盛則率兵寇  
掠屈伸異能強弱相反正朔所不及冠帶所不加唯利  
是視不顧盟誓至於莫相救護驕黠憑陵和親結約之

謀行師用兵之事前史論之備矣故不詳而究焉及柔  
然衰微突厥始大至於木杆遂雄朔野東極東胡舊境  
西盡烏孫之地彎弓數十萬別處代陰南向以臨周齊  
二國莫之能抗爭請盟好求結和親乃與周合從終亡  
齊國隋文遷鼎厥徒孔熾負其衆力將蹈秦郊內自相  
圖遂以乖亂達頭可汗遠遁啓民願保塞下推亡固存  
返其舊地助討餘燼部衆遂強迄於仁壽不侵不叛暨  
乎始畢未虧臣節煬帝撫之非道始有雁門之圍俄屬

羣盜並興侵以雄盛雖建名號莫不請好息民於是分  
制官司總統中國子女玉帛相繼於道使者之車往來  
結轍自古番夷交偕未有若斯之甚也及聖哲應期掃  
除氛祲暗於時變猶懷旅拒率其羣醜屢隳亭障殘敗  
我雲代搖蕩我太原肆掠於涇陽飲馬於渭汭太宗文  
皇帝奇謀內運神機密動遂使百世不羈之虜一舉而  
滅瀚海龍庭之地盡為九州幽都窮髮之民隸於編戶  
實帝皇所不及書契所未聞由此言之雖天道有盛衰

亦人事之工拙也加以為而弗恃有而弗居類天地含  
容同陰陽化育斯乃大道之行也固無得而稱焉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八十九